

DA GANG SHENG PING XIAO SHUO JI



大纲升平小说集

● 尚侠等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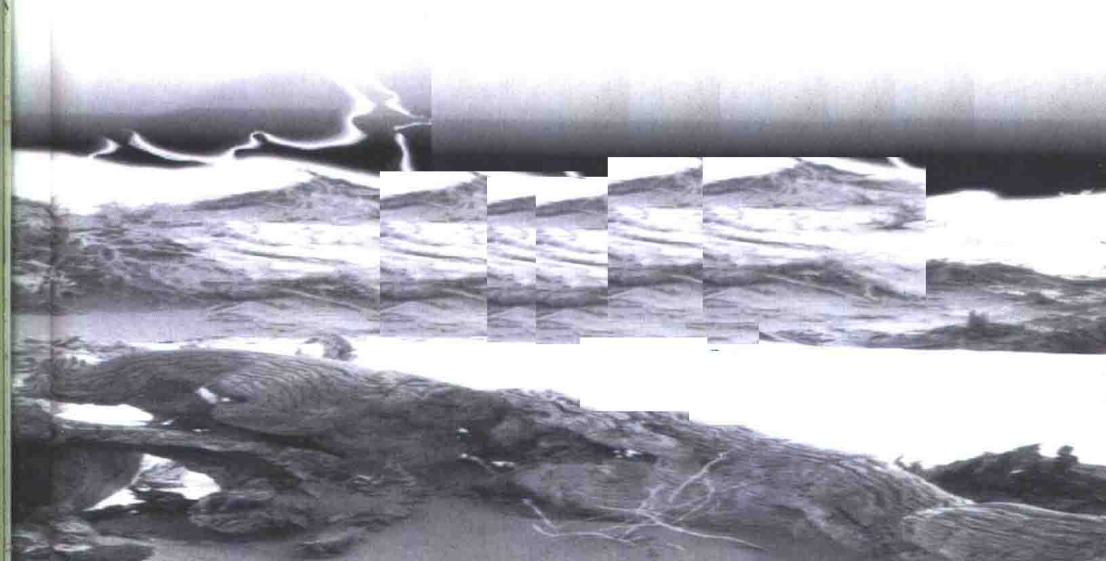
● 下卷



大冈升平小说集

下卷

○ 尚侠 徐冰 / 主编



(京权)图字:01-97-20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冈升平小说集/(日)大冈升平著;尚侠等译.-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8.1

ISBN 7-5063-1389-8

I. 大… II. ①大…②尚… III.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0645号

大冈升平小说集(上下卷)

作者:〔日〕大冈升平

主编:尚侠 徐冰

译者:尚侠等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潘岱予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420千

印张:21.75

插页:4

印数:001—8000

版次:199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389-8/I·1377

定价:32.5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家出版社部分外国名著

推 荐 书 目

剧院情史 布尔加科夫 著

(布尔加科夫文集第一卷)

定价：18.50 元

布尔加科夫是世界级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苏联时代一直受压很难出版。直到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世界出现“布尔加科夫热”时才相继在俄罗斯问世。这一卷的小说一发表就引起种种争议，使作家一举成名。

狗 心 布尔加科夫 著

(布尔加科夫文集第二卷)

定价：15.00 元

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其讽刺艺术技巧和语言功底显示了布尔加科夫高超的艺术才能。其中《不祥的蛋》描写国营农场的领导误把一批为动物实验而进口的卵形物当作鸡蛋，结果孵出了巨蟒，它们迅速繁殖，吞噬了周围的一切。

白卫军 布尔加科夫 著

(布尔加科夫文集第三卷)

定价：15.80 元

死后恢复名誉的布尔加科夫以这部长篇小说确立了文学大师的地位。它以编年史形式写了一个乡绅家庭，几个家庭成员都加入白卫军，与布尔什维克为敌，结果他们不是到灭亡就是到失败之后才回心转意。

大师和玛格丽特 布尔加科夫 著

(布尔加科夫文集第四卷)

定价：22.50 元

布尔加科夫逝世二十七年后，这部长篇巨著才得以问世。小说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混合在一起的讽刺和黑色幽默、交替出现的感人和恐怖的情节，揭示了深刻而严肃的普遍存在的善恶问题。

※ ※ ※

小世界 戴维·洛奇 著

(戴维·洛奇文集)

定价：19.50 元

《小世界》被世界众多著名学者赞誉为是与钱钟书的《围城》并驾齐驱的西方的《围城》。小说对宗教与人生、婚姻与家庭，人性的矛盾这些古老

命题做了新的反思，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换位 戴维·洛奇 著

(戴维·洛奇文集)

定价：13.60 元

小说对美国风行的“换妻”风习做了调侃性描绘，在一系列戏剧化冲突之后扎普教授与史沃娄教授互换了妻子，他们不知怎样适应对方却又适应了对方，两对男女会晤美国，又不知是原配重归于好还是正式“换位”为好。

美好的工作 戴维·洛奇 著

(戴维·洛奇文集)

估价：18.00 元

《美好的工作》与《小世界》、《换位》组成“三部曲”，也是戴维·洛奇所有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小说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尤其是汽车工业危机、高等教育危机、新劳资矛盾、代沟等多种热点问题。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 戴维·洛奇 著

(戴维·洛奇文集)

定价：13.00 元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读后令人叫绝的畅销小说。大学生亚当·阿普尔拜是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感觉妻子的避孕失败了，由此而陷入极大的混乱，直到妻子经期来临，他的惊恐才被解除。

小说的艺术 戴维·洛奇 著

(戴维·洛奇文集)

定价：14.20 元

《小说的艺术》是九十年代英国非小说类畅销书之一。本书对传统小说艺术、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技巧做了深入浅出的解释与论证，并囊括了小说的最新研究成果。

※

※

※

情欲艺术家·第二层皮 (美) 霍克斯 著

定价：19.50 元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著名作家约翰·霍克斯的两部长篇小说，长篇不长、风格各异。前者写了一个古怪的将一生花在女人身上的男人，小说围绕他的感情生活展开故事。后者写一个男人的感情生活的新生，坎坷而奇特。

魔杖 (美)库弗 著

定价: 14.20 元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著名作家罗伯特·库弗的中短篇小说集。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当今文学作品中最具有独创性的。你如果想感受一下美国人的生活情境,不必一定要去美国,这本书给你提供从思想感情到感官刺激多方面的享受。

康科德奏鸣曲 (美)戴文坡 著

估价: 18.00 元

如果说,中国有校园、教授小说家钱钟书的话,那么这个小说集就是美国的教授小说,他的书也是美国的几所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说为我国的大学生、教授、文学工作者、青年人提供了新鲜的空气和创作理论、实践的借鉴。

※ ※ ※

他不在现场 (美)格拉夫顿 著

(黑披风丛书)

定价: 12.00 元

漂亮迷人的尼基、风流成性的劳伦斯、机智胆大的女私人侦探金西、英俊潇洒的查利,使这部悬念重重、恐怖森森的故事扑朔迷离、好戏连台。

赖账者 (美)格拉夫顿著

(黑披风丛书)

定价: 11.60 元

此书为格拉夫顿悬案系列的一种。年轻美丽的女侦探金西受人之托在转交一张支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而凶手竟然是一个美少年。

变容夜盗 (美)格拉夫顿著

(黑披风丛书)

定价: 13.00 元

一个极善于在深夜改变面形以他人面貌作案的变形人使社会上人心惶惶。聪明、机智的女侦探金西,利用自己的美貌,设置诱饵,探到作案人的蛛丝马迹,与变形人展开周旋,终于使变形人露出了真面目。

悬案 (美)格拉夫顿著

(黑披风丛书)

定价: 13.20 元

博比·卡拉汉的车被人有预谋地撞到四百尺深的峡谷里,他死里逃生,

却丧失了记忆，当他的记忆刚要恢复时，有人又要杀死他。但他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他最终死了。女侦探终于把凶手找了出来。

※ ※ ※

未了情缘 (美) 雷那侯德 著

(蓝鲸鱼丛书)

定价：15.00 元

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和闪光的语汇把一则哀伤美丽的传说转换成一部浪漫喜人的故事。主人公邓迪和贝蒂娜的生死恋情，向读者展现出一个人兴奋、令人迷惑的世界。

盛满祈愿的花篮 (美) 吕贝卡 著

(蓝鲸鱼丛书)

定价：18.50 元

女主人公斯波兰达深深地爱上桦诗庄园主乔蒂安，却遭到这位有着钢铁般坚硬心肠男人的拒绝，当她用真诚与爱唤醒了乔蒂安早已冷却的心的时候，她却又要离他而去……

枪手的新娘 (美) 舒尔兹 著

(蓝鲸鱼丛书)

定价：14.80 元

当女主人公莉拉站在牧师前，准备与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缔结婚约时，另外一个男人风尘仆仆地闯入了她的婚礼，而她曾与这个男人有过一段私情……

与陌生人共舞 (美) 加兰德 著

(蓝鲸鱼丛书)

定价：18.50 元

巴黎歌剧院第一号女演员，美貌绝伦的姬丝莲被粗野的绑架者掳到郊外别墅里，度过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三天，她瘫软地融化在绑架者的怀里，燃烧起炽烈爱情。她辉煌的芭蕾舞事业由此受到威胁，而她竟不知道他姓什么。

梦幻池塘 (美) 布莱德莱 著

(蓝鲸鱼丛书)

定价：15.00 元

美国上榜情爱小说家藏版之一种。在如梦如幻的林间池塘，有通人性懂人语的狼，还有口角滴涎的心图不轨的士兵……



大冈升平（摄于1984年）

大冈的小说对战争、死亡、人性、情念都有深邃的思索，深厚绵长，充满内在的力量感和浓郁的日本韵味。精细的心理描写和感伤的抒情、明晰的理性感交相辉映。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收藏价值。



大冈升平（摄于1949年）

责任编辑：张亚丽

封面设计：潘岱予

ISBN 7-5063-1389-8



9 787506 313896 >

ISBN7-5063-1389-8/I · 1377

（上下卷）定价：32.50元

目 录

母亲	林忠鹏 译	(1)
花影	尚侠 徐冰 译	(23)
青光	徐冰 译	(137)
大冈升平年谱	尚侠 徐冰 编	(317)

母 亲

我的关于母亲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三岁的时候。那会儿，我的家住在高树町红十字医院前面。有一次，我和姐姐正在旁边的草地上玩耍着，天下起雨来。母亲拿来了纸伞，我们便撑开来放到地上，在伞下继续玩，足见那时我是很小的。

接下来便是住在涉谷的冰川神社附近时，依偎着在井边洗衣服的母亲的后背、哭泣着的我了。我的手很冷很疼，好犯冻伤的毛病一直延至十四五岁。每到冬天两手便肿胀成紫红色，即便是戴上手套，或者在火盆上烘烤，也不见效。

那会儿，我大约是把手弄湿了才引来疼痛的。母亲像是停下洗濯，为我暖了手。不过，这些都已淡远了。在我沉郁的记忆里，只留下了在冬日的阳光下，母亲背对着我蹲在那里洗衣服，我边哭边朝母亲走去的情形。

这段手痛的记忆与我十岁时一段记忆直接相联。那是一个残雪消融的早晨，我在上学的路上摔倒了，和服和裤裙都弄上了泥，我既怕回家受到责骂，又害怕上学迟到，于是决定自己来处理。

先是想洗洗手。因为附近没有水，便捧起路旁扫成堆的雪搓着。可是，不但一点没搓干净，反倒被冻了的雪粒粘了一手，

针扎般地疼痛。我于是哭着回了家。

我很意外地没有受到责骂。母亲把我的手放在温水里洗净，衣服和裤裙也都换上了出门时穿的，还让我拿着写给老师的说明迟到理由的信，送我出了家门。

这时我的家搬到了涉谷大北边的大向小学附近。和所有移居东京的人家一样，我们也常常搬家。仅仅在涉谷，从红十字医院前往北至松涛一带，十年中就搬了六次。仅在冰川神社左近也搬了三次。父亲是兜町股票市场的一个跑街的，因为一直赔本，所以家中很穷。

搬到大向以后，第一次住上了有大门的房子，我于此很是得意，放学后一回到家便站在房前，期待着人们打从这儿经过。逢有人来时，便朝前走两三间房子远，再轻快地走进门去，做给人家看。那意思无非是在炫耀：“我是个住宅有大门的人家的孩子！”然而，由于过路的人们对这一重大事实似乎并不感兴趣，所以搞了两三次，也就作罢了。

对于过路的人们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是大门，只不过是租来的住宅的格子门，到正门处仅一房子远近。然而，这对从小在正门一直紧挨道旁的房子里长大的我，已经觉得相当了不起了。

母亲和我相反，手常干燥得起皴。由于使用含铁量多的郊外的井水，到了冬天手指便裂开了一条条口子。我曾在晚上屏住呼吸，看着母亲把用火钳溶化的黑色的药，涂在手指上。

父母刚刚从和歌山市迁来这里时，相处的范围只限于少数的罔县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家里是很寂寞的。姐姐去和歌山的姨母家当了养女，直至我八岁时弟弟出生之前，家里只我一个孩子。

亲戚也唯有住在麻布的伯父一人。伯父也和父亲一样，出

入于兜町的股票市场，可家里却比我们气派得多了。虽说也是借的房子，但是有院子，还有二楼。就说吃的东西吧，也从来不讲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吃得那么多会撑坏了肚子等等。伯父家里有一个长我七岁的堂哥和一个长我五岁的堂姐，去他们家住在那里玩耍，是我放假时的一种乐趣。

有一次，母亲带我去伯父家。我们刚想从市营电车（那时的称呼）上下去时，却被车长叫住了。

他是要我交车费。母亲把我的岁数瞒了一岁，降到了免费乘车的最大限度。可我生来长得大，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些。车长直接盘问了我，我不知所措地回答了真实的年龄，母亲在乘客们的目光下，不得不交了车费。

一下电车，母亲便用可怕的眼睛瞪着我，拧了我的胳膊。而且叮嘱我说，到了伯父家，不许讲起这件事。

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母亲常常告诉我不许撒谎。我忠实地恪守着母亲的教诲，却为何反倒受了斥责呢？她为什么要我隐瞒岁数呢？

我凭着一颗童心隐约地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就这样因为家里穷，不得不连孩子的乘车费之半也要节省。

母亲总是很温和的，但也时常无端地训斥我。那是住在现今的涉谷车站后口附近时的事了。母亲大约是患了肠疾，入院治疗了两个月左右。这期间家中来了一位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女子料理家务，据说是东京人，皮肤很白，微胖。即便是今天回忆起来，那也是很漂亮的女人。母亲出院后，那女人仍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出了院的母亲，则一直躺在里面的八铺席的房间里。

我在狭窄的院子里做庭院式的盆景游戏。房子、桥、螃蟹等乱七八糟摆在一起的东西中，有一块小石碑。我堆着土、认

真地想把它立起来。突然，从后面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升平，你在干什么？”

回头一看，母亲正站在廊下，脸色难看地朝着这里。我丝毫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生气，便惶恐着说不出话来。母亲又道：

“你修坟造墓，是想诅咒妈妈死呀？快扔了！”

七岁的我，不可能懂得什么诅咒，而且这也根本不是什么坟墓。我想辩解，但终于被母亲的言辞所压倒，回答道：“是”。接着，便把那些刚买来的玩具扔到了后面的河里。现在想来，那是母亲因久卧病榻心情烦闷，才拿孩子来发泄的。

我觉得，父亲与母亲住院时来料理家务的女人关系暧昧。在那以后，家里有了两三个女佣时，父亲也常常对她们染指。这从女佣随随便便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所为中，便可以看得出来。

我曾和姐姐说过：

“哎，谁又在厨房打鸡蛋了。”

在东京，没有母亲一方的亲戚。但是，在“故乡”则有母亲称为“和姐妹一样”的两位“朋友”；我该叫她们“姨母”。其中的一位是山崎的，她在冰川神社后面的草地的对过，开了一间妇女杂货文具店。她的个头、脸型都和母亲相仿，只是皮肤要黑些。所以，母亲才说：“像姐妹一样。”可我却总觉得几乎就是“姐妹”。因为我一去那里，她便给我家里不大给买的文具，所以我很喜欢她。

山崎的姨父和父亲是兜町的同事。和父亲一样，他也大声讲话，一边讲一边不断地抱起肩膀又放下。后来，父亲在股票上赚了钱。“大同君，你赚得太狠了呵！”便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不过，听说那会儿的一个雨夜里，父亲为准备买进股票去

他那里借钱时，却被拒绝了。归途中，在冰川神社的草地上又掉进了沟里，弄得一身泥水回到了家中。

我的家搬到涉谷车站附近时，母亲有时吃完晚饭后去山崎，许久都不回来，当时五岁的我觉得很孤独，于是就哭了起来。在我身旁铺好的被窝里躺着的父亲，大声地叭嗒着烟袋，也让人感到害怕。后来母亲回来了，被父亲逼着跪在枕旁。他用烟管敲着母亲的膝盖，长时间地训斥着。母亲常常夜里一个人出去，这或可是一种赚钱的方式，而赚不到时则要受父亲的责骂。果真是这样的话，父亲也真够可以的了。

因为我越发使劲地哭起来，所以父亲说：“不管怎样，先哄升平睡下吧！”母亲穿着和服，钻进了我的被窝。我依偎在母亲胸前，又哭了起来。至今我仍记得母亲的穿着竖条丝绸和服的胸前，有一种滑溜溜的触感。

那时的涉谷河，沿着河边便是路，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修成暗渠，也没有通到天现寺的电车。一天晚上，在那条路上和母亲一起走着时，我不知为何落在了后面，便跑着追了上去。

我叫着“妈妈！”便拉着她的和服的袖子，走了两三步。那和服同母亲的一样，也有一种滑溜溜的感觉。

“啊，这是谁家的孩子？”

一个声音从头上发出。仰视竟不是母亲。个子与和服都很相似，但脸型却完全不同。这是一个两颊丰满的妇人，我大概露出了哭相。

“孩子，你家在那儿？阿姨送你回去。”

那妇人用音色清丽的东京话问道。我没回答便回头跑去，正好撞上了从路旁一家灯火通明的店里出来的母亲。

我没有多少受到母亲爱抚的记忆。在大正三年(1912年)左右的当时的小市民家庭里，母亲是没有娇宠孩子的功夫的。我

是一个不愿相信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恋母情结的、具有顽固的恋母情结的人。对不让母亲宠爱我的父亲来说，这或许也属于我对他所抱有的潜意识与恋母情结中的东西吧。

人们说母亲长得美，不过这只是限于亲戚中间的妇女们的比较而已。实际上，她的模样大约是很一般的吧，虽说有一张不胖不瘦的瓜子脸，但肤色并不“很突出”地白，鼻梁也并不像东京的艺妓们那样直。她还说鼻子下面由于丹毒化脓做过手术，而且在我这个孩子面前抱怨过，那以后连嘴也长歪了。其实她的嘴并未怎么歪，即便是恢复原样，也谈不上怎么漂亮。

一天晚上，母亲在公共浴池洗完澡穿衣服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眼叮叮地看着她。我注意到了，于是在回来的路上告诉了母亲。她说：

“那一定是因为你妈妈长得太漂亮了吧！”

这是我从母亲口里听到的、几乎是唯一的一句自负的话。

母亲的另一位朋友，是“月岛的姨母”。那时，现在的“胜鬃桥”还是渡口，月岛也只是在对岸的区域填筑了起来。在其外侧临海的被称为“御殿”的大楼里，便住着这位姨母，听说她的“丈夫”是和歌山县的众议员，除了照片之外，我没看到过本人。这大约是由于我和母亲只限于他不在时去那里的原因所致。他是一个肥胖、高大的男人，从鬓角到下颚，留着草丛一样的胡子，照这张相时还戴着大礼帽。

“御殿”是一位和歌山县出身的股票商闲置的别墅，大约在参加议会的会议时，众议员便要住在那里吧。

在“御殿”，使我惊讶的是客厅里的冰箱（这种设置很可笑，但在当时，冰箱要比现在贵重得多）和放在面临大海的铺有榻榻米的走廊里的长椅。放假后我住到那里时，曾一个人躺在那儿，看着外面展现着的泥海，听着风声。

月岛的姨母非常瘦，走路时脚尖朝里扣着，在宽敞的厨房的案台上，安着一架小小的铁制机器，姨母用它来绞牛血喝。

从母亲的这些“朋友”身上，关于母亲婚前的身份，读者们大约已得到了某种暗示吧。当然，我也可以开门见山地写上“母亲是和歌山市的艺妓”。但是，我摹仿一些巧妙的小说家的手法，佯做不知地叙述一些不确切的记忆，这不过是想与读者们共同体会幼小的我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感受。

关于姐姐去为其当养女的姨母的职业，也包围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姨母来信时，常常不写姓，而写“望月”，母亲怎么也不肯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

我十四岁上，有一次，与和歌山县老乡家的一个跟我同岁的孩子打架时才知道那是姨母经营的和歌山一家饭店的屋号。后来他的母亲曾因儿子的失言，特意到我家里来道过歉。

但是作为文学少年的我，那时对母亲婚前的职业已经看透了，并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打击。

“艺妓的孩子！”

那个孩子又骂道。我对此毋宁说倒有一种炫耀之心。

我的外祖母是和歌山市一个木材商的独生女儿，生来喜弄管弦，后来家道中落，便当了饭店的女招待。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玉枝在经历了机警老道的艺妓生涯之后，开了一间供艺妓住宿的旅馆兼饭店“望月”，以此供养母亲和小她十岁的妹妹阿鹤（亦即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在这样的人家长大的。

据说，母亲被称为那条烟花巷里首屈一指的美人。曾有一张当时的照片保留下来：一个有着凄凉的瓜子脸的姑娘，睁着一双大眼睛，照得确是很美。但是，把母亲推出来的姨母，却自诩为母亲的指路人，为此很有些得意。

“如果衣裳漂亮，那么与其他女人并肩走路，会自然地想走